

新刻
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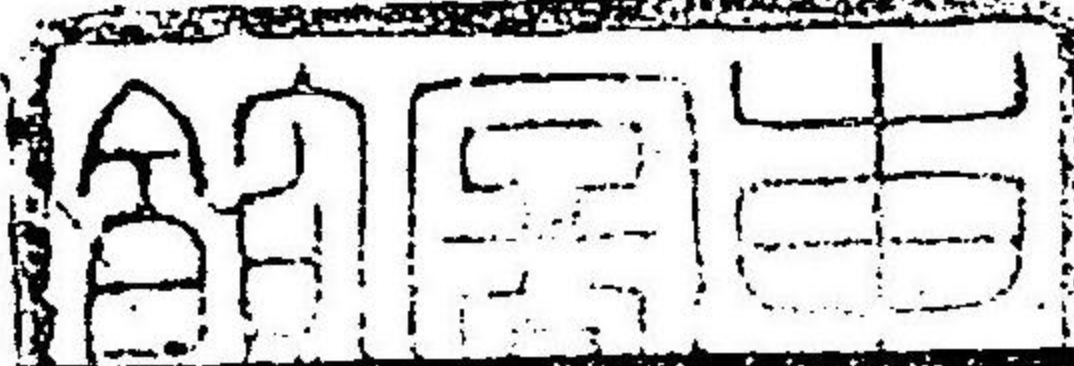
特56

151

中庸

後藤點

全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真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

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

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天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

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審其真妄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遠矣。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

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一家似是之非。蓋予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喜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及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

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

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所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不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若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如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切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

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

欲學者於此及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

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是也其下十章蓋學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

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

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

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

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上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

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者之知去聲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通言隱惡而揚

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

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適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得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

與抑而強與

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

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

君子之道也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華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者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

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

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者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

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生乎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

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

之不足也此其知雖定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

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

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本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夫舜顏淵

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

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

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

天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

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鸛鳴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淵言其上下察也

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

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

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瞻研計反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

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

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

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慍慍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凡已之所以責久者皆道之所當然

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願行矣行之力則行願言矣慍慍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慍慍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者聖人不能皆貴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

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

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

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

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

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白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

室家樂爾妻孥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

子曰

父母其順矣乎

未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一氣之良能也愚謂

以一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

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

入思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敦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類在則亦費矣此前二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二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

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

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

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

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

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太立章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續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翫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豈我衣武成之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

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

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

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夫

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紃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衣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

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若周之赤刀木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

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

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肩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

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指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

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且禮必有義對舉之互之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又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將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

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

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天音扶敏速也蒲盧泥括以為蒲葦是也以入之政猶以地種

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

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蒙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

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仁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

親為大養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

所生也

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

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

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

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

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昆弟也朋友

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

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不欲聞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知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知之者之所行之者

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發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者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專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

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儒者甘為入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

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專乎人矣言此以

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

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

大臣則不貶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

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

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貶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

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族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

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

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思信重祿。所以勸

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

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

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

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刀。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最盛。足以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帛。祭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朝。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

謂納賄厚而納賈薄。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

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

窮。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位不獲

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

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順乎親有道。及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

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久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必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

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

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不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

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二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

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

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

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

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

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有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丁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貫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

章內語誠始諸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據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關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以子思之言以

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本賢以下凡誠有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如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舉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儀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道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

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

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此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不實故人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

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

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

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此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

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之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

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

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

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

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天天斯昭昭之多及

其魚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天地一撮土

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

載焉今天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艸木生之禽獸

居之寶藏興焉今天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龍鼉魚

龍魚鼉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

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嗚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

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

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

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

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焠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

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疑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

其所已知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推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

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

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與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丞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入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及古之

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古灾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覆也

非天子

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

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軌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二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

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

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杞

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

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二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二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

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

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

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

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

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

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

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

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

也

惡去聲射音姑詩作數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宗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道憲章者近宗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載魚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徒報

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

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

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

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克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

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克積極其

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

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

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

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去音扶焉於度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

也經常也太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知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

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闐然而

日章小人之道昃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

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

德矣衣去聲絀口迥反惡去聲闐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手皆作衣錦裝衣

聚網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闐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絀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

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

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言其效 詩曰奏假

相去聲詩大雅抑之

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言其效

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言其效

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言其效

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言其效

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言其效

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言其效

魚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

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扶詩商頌烈祖之篇秦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鉞斫力也鈇鉞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

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

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田西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

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如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有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及求其

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

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

臭而後已焉蓋學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及復

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畢

